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第

際辰

訂

平奢安

熹宗天啟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奢氏狎穠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崇周無子奢崇明以族人得立崇明性陰鷲伴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入漸狎之子奢寅有



逆志負蚤保招納亡命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  
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以兵至  
重慶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汰其老弱發餉餉復弗  
繼龍等遂鼓衆反龍走馬舞槊直刺可求可求死遂  
一擁而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  
同知王世利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  
黃守魁王守忠參將萬金王亞爵等皆死之原任鞏  
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帥衆入城殺賊遇伏死募兵科  
臣明時舉臺臣李遠通判王天運俱負傷踰墻遁時

士兵數千列江岸城內砲震城外應之賊遂據重慶  
分兵一扼夔州水口一踞茶江遵義一踞瀘州一截  
川西棧道全蜀震動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  
李仙品參將萬金督兵援遁俱起重慶城中守備空  
虛奢崇明同其子寅帥衆奄至遵義署府通判袁任  
先期委城遁賊乘勢焚劫納溪瀘州江安等城興文  
永川長寧榮昌隆昌璧山皆空賊攻合州江津知州  
翁登彥知縣周禮嘉悉力捍禦破走之陷興文知縣  
張振德不屈率妻子赴火死石砭宜撫司掌印女



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爲宣撫司良玉兄秦邦屏邦  
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簡賊  
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  
同弟民屏侄秦翼明等捲甲疾趨潛度重慶營于南  
坪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汎舟  
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多  
張旗幟護守忠州等地方以爲犄角之勢移文夔州  
設兵防禦塘爲上下聲援十月賊逼成都時瀘敘  
諸郡邑瓦解梓潼龍泉諸隘口俱失賊乘勢向成都

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帥衆拒之邦  
太先至資陽遇賊不戰降冉世洪等至九泉賊駐兵  
山上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安世英俱  
死之張愷走免賊兵進薄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  
城內僅有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一  
千五百餘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燦元登陴而  
守初燦元方以輯瑞就道獨王出國門與百姓遮留  
之燦元慷慨自誓賊薄城燦元使土司坤汝常乘賊  
指揮常恭等火砲助之賊稍卻斬賊先鋒一人坎日



賊數千人，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燮元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殺數百。六至暮，賊擁鉤梯數千攀城欲上。燮元戒士卒，第放砲礮石，亡譚。遲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笈束薪，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草形，類行屋，以避銃石。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蔽矢石。燮元夜，總壯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火舉山墮，賊大阻。燮元又遣人決都，堰水至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緝獲城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陴上。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

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燒樓而還。當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復安岳縣。二十八日，復樂至縣。與賊戰于倒流鎮，石橋永清舖，俱有斬獲。各路兵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潰敗去。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然賊兵亦日益增，無退意。賊圍城八十餘日，歲且盡。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會有俘民脫歸者，言賊旦夕須旱船一決勝負。



二年春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視之有物如  
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簷扉左右板如平地一  
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  
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  
老幼婦女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駁石不  
可駁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  
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  
砲擊牛中其當軛者牛駭返走乘勢縱擊敗之然城  
中亦方竭矣裨將劉養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

賊中遣孔之譚來納賊將羅乾象欲自投効用燮元  
卽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燮元方臥成樓呼  
與飲乾象哀甲佩刀燮元不之疑就榻呼同臥酣寢  
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繼而出後賊營舉動  
纖悉無不知者乾象之力也踰數日又使裨將周斯  
盛詐降質其來設伏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  
松藩守兵不知大噪崇明走伏起獲其從騎數人崇  
明跳身免乃謀遠遁燮元偵知遣水牌數百面投錦  
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



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  
 營走乾象等皆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月而解賊渡  
 瀘歸重慶事聞以燮元為巡撫 三月羅乾象復江  
 安四月官兵復新都初奢賊據新都繕城積粟為守  
 計因克安岳攻保寧聲言直取潼關人心震動安綿  
 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程合兵攻之兵至牛頭  
 鎮賊以騎數千步萬人來接奈良士譚大孝等夾擊  
 敗之遂復新都賊退入商州復遵義府時有湄潭叛  
 民王倫引賊焚掠湄潭為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追

至水西境降之諸軍進駐遵義時惟重慶尚為賊巢  
 五月諸軍進逼崇慶初奢崇明父子據瀘納倚樊龍  
 為聲援龍盤踞重慶已九閱月重慶古渝州地也三  
 面臨江春水泛漲一望瀟漫不可渡其出入必經之  
 要道惟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賊自通遠門城寨至  
 二郎關連營十有七宿精兵數萬監軍副使丘志死  
 楊述程總兵杜文煥帥兵進攻之再戰幾入其壘翌  
 日文煥帥參將楊克順等直抵賊營石碓宣撫官秦  
 民屏率部兵逃出其後賊驚敗遂連復佛圖二郎二



關殺賊三千餘人，積屍深溝，兩岸俱平，乘勝進逼重慶。二十七日，以計擒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三十人，遂克之。六月，川師復瀘州。七月，遵義復陷。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邦彥安堯臣別統也。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撫得龔兄彊，臣世職堯臣死，妻奢社輝子安位幼，邦彥挾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禹典等竊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于畢節。參將尹啟易等自烏撒奔回，雲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奠衛亦爲

賊黨李賢所破，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常帥兵四千救之，賊將羅應奎僞降，誘至壘水，舖伏發，全軍皆沒。於是交水、曲靖、武定、尋甸、嵩明之賊，騷然若兵矣。賊分遣王倫、石勝、俸下、慶安、襲偏沅，以斷我。倫等楊應龍餘孽也。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據龍里。邦彥自統蜀賊苗仲數萬，進圍貴州。自二月初九日薄城下，造雲梯，製滾梯，築墩臺，百計攻城。撫臣李標按臣史永安悉力御之，賊沿山紮營，四面伏路，把截以斷城中出入，盡掘環城墳墓，殺掠甚慘。置



本棚壘戶墻鳥雀不能飛渡鎮將張彥芳將兵二萬  
赴援隔龍里不得進 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  
儀與賊戰于江門白杵營死之 安邦彥破烏撒循  
指揮管良相死之先是水西未叛良相語李儒曰奢  
氏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出宜  
招兵萬人積二年穀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樓以  
力不能止後良相以祖母病乞假去江而曰烏撒孤  
城且與安效良相仇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隻身  
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長策保此一方樓亦泣良相

去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 巡

撫都御史王三善進兵平越時平越所陳兵止萬餘

人副總兵徐時逢叅將范仲仁不相能仲仁先進遇

賊于瓮城河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

一龍白自強等殲焉各處聲援似絕貴陽圍益困城

東隅有山岡與城齊賊踞其上作廂樓官兵設計燒

之火三晝夜不絕城中糧久乏將士病不能戰巡按

史永安上疏詆王三善大聲疾呼十一月三善大會

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



等死耳。尚何俟耶。命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人，從都勻進。爲左部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十二月抵新添，啣枚疾走。二日進母猪洞，三日次新安。是夜賊報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曰：「退卽壘粉，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四日命劉超爲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股栗欲止。三善曰：「前驅當賊必無退者。吾當爲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二里，劉超捷音至。超兵遇先，却超下馬斬。

二人持刀，斮賊一標。賊首阿成驍勇善戰，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大兵至，大呼齊進，奪龍里。賊衆復大集，大戰却之。五日，在龍里城。衆議去省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六日，遂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亦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遂遁去。」賊相率退屯龍洞。我師奪高寨七里冲，乘勝進兵畢節。銷賊步騎如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



賊死無筭。楊明楷率烏羅兵如墻而進，賊大敗。其渠  
安那俊被銃死，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會城。撫  
臣李樛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者幾十月，且  
夕城且陷，忽見賊兵奔潰如蟻，喊聲雷震，俄頃五騎  
衝鋒至城下，云新撫至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時三  
善同將卒披氈單騎，冒矢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樛  
等迎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  
可。卽安道營于南門外坡上，大雪次日移營宅溪。賊  
聞遠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使諭奢社輝母子縛安那

彥降，不報。越數日，左右兩部兵至，又十日而楚粵蜀  
之兵亦至。三善怒其後期，且憂乏食，欲謝遣之。將校  
皆曰：數千里赴援，不可却也。三善念衆多，倉儲空虛，  
欲因糧于敵。又諸軍視賊過易，十二月三十日前鋒  
楊明楷率兵渡河，札營三十里外。一軍屯陸廣，向大  
方奢社輝一屯鴨池，向安那彥巢穴。

三年春正月，賊復糾蘭賊與雲南安効良等帥衆數  
萬，并力攻陸廣。楊明楷奮勇接戰，蒙兵先潰，衆遂亂。  
溺水死者數千。明楷陷賊中，賊乘勝赴鴨池。我兵退



電威清三善收兵入城土司苗仲見我軍不利復肆  
劫掠自龍里至瓮城屍橫四十餘里 夏四月川師  
復遵義時賊首尤朝稱楊維新鄭應顯據遵義副將  
秦衍祚侯良柱督兵二千攻之誘戰于九接灘以統  
斃其渠探獲復追敗賊于南城外羅銅渡遂克之  
賊安鑿帥妻子部眾降安鑿爲奢寅右臂監軍道趙  
邦清密遣賊黨丁相喻文富以之鑿心動顧以妄石  
氏子安在嵩在符國神管未敢發十四日官兵抵羅  
付大河口擊奢寅敗之鑿見寅敗乃密約副總兵侯

良柱助兵挾取妻子良柱分遣羅安良進臨公灘以  
率賊自帥親兵七百人同鑿部兵夜經三寨抵賊巢  
統砲震天賊倉卒不知我兵多少符國順先走鑿率  
妻子及部兵數千自援來歸川師復永寧先是川  
撫朱燾元會衆議曰我之久不得志于賊者我以分  
賊以合也於是列營納谿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  
長寧首攻麻唐坎觀音庵青山匡天蓬洞等處乘霧  
奪險而入與石砭兵會進攻永寧遇賊于土地坎奢  
寅親率兵搏戰我兵奮勇擊敗之追至老君營涼傘



舖盡燒賊營寅身被二鎗樊虎亦創死復敗賊于橫  
山八甲青崗坪等處直抵城下一鼓拔之生擒周邦  
秦等降賊二萬踰城溺水死者無計奢崇明父子刻  
營江岸上官兵隔水而壘降者日至賊復遁安邦  
彥知我兵潰扇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欲犯  
貴州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  
圍青巖斷我糧道宋萬化督洪邊兵苗仲爲左翼吳  
楚漢結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爲右翼自統水西兵約  
吳犯會城王三善遣遊擊邢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

兵下龍里一鼓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  
五十處何中尉敗逃深箐龍里路通遣叅將王建中  
劉志敏宋迥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餘級王元  
佐等兵繼進焚賊寨四十八莊李阿二中神鎗逃歸  
水西定番路通謀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一十路兵進  
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建中邢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  
勦八姑蕩焚生寨一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  
溺死者無筭焚其積聚數萬賊糧絕謀遂寢宋萬化  
遣人詐降覘動靜三善佯許之而調監軍楊世賞督



劉志敏祁繼祖等捲甲赴之賊倉皇出戰遂破擒其  
其妻子及偽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那彥倚  
之至是奪氣四路既通秦民屠兵至平越復還守龍  
里諸苗叛者相繼降三善給黃旗使各堅寨中那彥  
望見之不敢復出但于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壑脩  
補水西屯兵爲自守計五月川兵發示寧進追者  
崇明連克懸崖天台二寨賊數千人迎降遂安撫紅  
淥四十八砦時總兵盧世卿禽偽御史汪澤遠偽叅  
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禽偽監軍夏青雲偽給事

孔聞過等并偽印十餘錠仗如山又獲安兵田進忠  
云奢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邦彥遣兵  
十六七營已過河到獅子山目把曾仲英領兵六營  
尚駐赤水河謀分兵一由鎮雄兵三營乘永寧之後  
一由普安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日羅乾象督兵  
破蘭州焚其九鳳樓掃其巢奢賊狼狽走雲南六  
佐縣營長安應龍合需益賊首補維爲亂圍羅平巡  
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移兵覆其巢俘其妻子應龍  
逃普安復入烏撒已安効良乞降責其縛禱鮮應龍



以誘之効良縛應龍以獻。水西蘭賊合兵窺遵永。時蘭賊奢崇明奢寅戰屢敗窮蹙投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寧官兵合長納兩路敗之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六月貴州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紅崖者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等七圍素稱天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于羊耳亦敗之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餘七月大兵戰勝深入大垣洪紅烏岡賊所借烏芸等部苗望風奔潰三

善按總直入大方降者千計救出田景猷劉志敏賜明楷等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火灼堡安邦彥逃入織金。川兵入龍場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尚極等。安位母子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掠賊巢袁紹等狀令擒奢寅父子自贖遣之回巢紹等至省羈留未發而撫按會議亦勒限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然後請旨治罪大抵三善以元凶未窮當用勦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三善駐大方日



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其愚者目把中大猾也三善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邦彥繼悉盡知

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陳其愚相繼隨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擊衝三善墮地三善知有變將帥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去卽抽被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奪其刀獍鬼諸苗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亦死之秦佐明醉明突圍出賊勢復張

聞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陳其愚誅之其愚狡凶多計數邦彥倚爲耳目至是伏誅 秋七月總理魯欽劉超克巖頭寨破平茶乘勝深入至織金敗績

五年春雲南巡撫閔洪學復霑益水西苗烏撒立日安効良水合兵數萬窺霑益敗走之四川烏撒立日安効良水西賊安邦彥肺腑之親也其順逆惟水西是視水西相繼叛潰撫閔洪學以兵力不繼羈縻之令其擒賊自贖効良亦佯爲恭順擒安應龍以獻而所遺獻功



之人領文還中途被劫劫良又見黔師出陸廣滇師入霑益隱然有撫背扼吭之勢水烏益成騎虎矣至是遂乘截黔之餘焰南向入滇合霑水烏霑安南諸部三十九營直抵霑益衆十倍于我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對壘城下者五日夜屢出奇兵破走之

六年春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酋奢寅來降苗老虎隨侍奢寅有年着巴乃寅騎引馬卒李老松乃寅看茶卒與寅同居聶古墳上寅妻在箐林山上相去

二二三里奢崇明居克仲與相距三百餘里寅子阿甫年七歲一女嫁芒部時水西約二月三路興兵一攻雲南一攻遵義奢寅專攻永寧寅素性凶淫附過彝人妻女有姿色者強奸之富于財者勒索其鏹不遂輒死以此部下多往鎮雄芒部逃生其麾下八阿引等故嘗受撫臣宋燮元金錢令圖寅與總兵李維新歃血密謀舉事寅微覺縛阿引拷掠之以利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引至死不承乃釋之阿引因勾合苗老虎李明山等同謀適奢寅與其下痛飲酣歌登床



而寢老虎佯與寅蓋絮見寅睡方解持刀砍其胸寅大呼李明山復助砍身死腸出明山刀折偽總兵等闖入苗老虎走直往箐中擒寅妻妻已聞變逃矣賊黨追苗老虎等甚急至一碗水遇官兵乃降二月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總理魯欽力禦之抵暮賊兵益眾而我兵因數月無餉乘夜皆潰魯欽自到死賊燒劫麻姑孫官堡苗仲復助逆貴州三十里之外樵蘇不行城中大震巡撫王城巡按傅安龍先遣王國禎等攻河沙壩獮鬼盡俘之廣順

定番青巖白紉一帶苗蠻為之奪氣繼遣張雲鵬逆邦彥于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甚眾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總督朱燾元以父喪歸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樞中調度控制五省夏黔兵攻勻哈長田一帶諸苗黔中四面苗仲而最狡悍者無如勻哈安邦彥初叛圍龍里新添皆藉其眾至是數出沒劫掠清平新添地方餉道為梗平越知府會同都司張雲鵬率兵攻擺沙大寨擺沙居寨之中距平越百餘里乘夜由間道掩襲破之



賊遁入箐其中米積如山次日搜百里大山移營牛場箐保文鸞攻夔岳等寨復攻都勻城西南仲賊八路會兵入箐各有斬獲復攻江時戶西高平養古數十寨斬首二千餘級掃蕩二百餘里

七年秦叅將楊明輝奉命宜諭安位令擒獻首惡爲安邦彥所殺

懷宗崇禎元年秋九月詔起朱燦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

二年夏六月初大方東倚地北倚蘭相爲犄角後播

蘭旣平賊惟恃烏撒爲一而畢節爲四裔交通處先

是王三善由貴陽陸廣入大方陸廣至大方百七十

里皆獼鬼巢窟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衝擊我

三善卒以失地利陷天啟間燦元建議滇兵出潯益

過安効良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以絕其走蜀

兵臨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

奪其險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彥巢而陸廣鴨

池擣其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帥大軍出遵

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



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而賊恃異節一路外通用兵  
宜從永寧始自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  
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于此漸進  
漸逼四十里爲白巖六十里爲屠臺又六十里爲畢  
節畢節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須以重  
兵扼之斷其四走之路然後遵義貴陽尅期並進亦  
不果用至是爇元再洩黔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  
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  
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交

劉小阿烏繼阿鮓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  
赤水謀知之爇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  
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  
廣入劉養鯉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  
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朝彥  
等皆被創漢兵斬其首獻爇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  
位赦其罪許其歸附而位豎子不能自決其羣下復  
謀合潰兵拒我爇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叢  
箐篁巒荆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



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乏糧。將自斃。於是焚蒙野。剔窟穴。截溪流。發動卒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嚮導。輒發窖粟。就食而賊饑甚。劉養鯤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燬柵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賜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款。煖元爲奏請。詔許之。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

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煩。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



伍使各樂其業。便九上可其奏。九年朱熈元遣兵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滇中沐氏士舍普名聲亂。熈元奉命移兵討平之。名聲伏誅。

十年水西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弊。縣之熈元上書諫。乃其熈元遂傳檄土目。諭以威德。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熈元召將吏議。以爲衆建土司。

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通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患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谷應泰曰。天啟中。奢崇明以猓獮種據重慶。安



邦彥以水西酋反貴州蓋苗俗叛服不常乃其  
天性而兩家者又倚爲唇齒時通姻婭所謂同  
功一體之人也乃謀亂之初則奢先而安繼窮  
追之日則奢敗而安亡覆轍相尋合若符契小  
醜墜宗于人何尤焉以予觀奢崇明陰鷲有謀  
其子寅招納亡命一舉而全蜀震動剽鏡莫當  
宜非邦彥所敢望也然而邦彥之師尚堪持久  
而崇明之衆旋即挫衄又往往降于水西投于  
安部者則以安之地大而力盛也奢酋竊發止

蜀道一隅而安酋轉戰西通巴夔南壓滇黔又  
合烏雷安南諸部落綿亘長驅動搖數省此之  
不戢真江楚之深憂也以故恢蕩之功亦以平  
安爲首平奢次之平奢者秦良玉之夜襲兩河  
村文煥之佛圖奪壘盧元卿之紅崖積仗其功  
不可泯也平安者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  
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  
名之三方深入其功更不可泯也乃崇明邦彥  
同時陣殲奢寅淫橫內自相圖既平五洞叛猥



又開清平四衛新設亭障增置游徼者凡一千六百餘里雖漢之樓船十道西通冉駝其盛不能及也然其時發蹤指示出奇無窮多出于督臣朱燮元之方畧論者以固守成都蕩滅羣妖招降安位爲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後撫綏分裂其地使南人不復反者皆燮元之長策也善乎燮元之疏曰今分水西之壤授諸崇長及有功漢臣咸俾世守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昔王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

弟而藩服益削則知衆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真馭遠之良規歟





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第

男

際辰

訂

平徐鴻儒

附王好賢 于弘志

熹宗天啟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  
鉅野人遷鄆城萬曆末以白蓮教惑眾黨數千人深  
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斷尾令藏之招人聞  
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貲巨萬子好賢藉



其資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于弘志以棒筆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于八月望日三方同起而鴻儒以他事相激先發在下家屯刑牲誓衆令衆至梁山泊寄家口然後起兵往圍魏家庄又二千餘人圍梁家樓據爲巢去縣二十里官兵不敢前又攻鉅野縣其黨楊子雨李泰等被擒又曹州擒張世佩其身旁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亦鴻儒黨也鴻儒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逃遂據城曹濮騷動死西道閩調羨以聞巡撫都御史趙彥總河侍郎陳道亨巡撫都御

史王一中合兵捕之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衆

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夏六月徐鴻儒陷鄒縣署印通判鄭一傑挈家出

走進陷滕縣知縣姚之胤逃遂踞二城時括遼餉殆

盡至是徵兵無餉可給止練鄉勇責有司捕治魯王

捐貲保城上賜璽書褒之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

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

奮勇力戰斬首三千餘級砲擊死者六七百人又焚

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俱燬之賊勢窮蹙奔梁家樓



都司楊國盛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  
充塞道路官軍攻擊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賊  
欲窺伺兗府官軍尾其後襲之連戰皆捷遂復郟城  
鉅野 秋七月錄敘山東平妖將士楊國盛廖棟等  
功績巡撫趙彥奏妖賊聚眾日多官兵策應日難乞  
暫留秋班戍軍隨營勦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 賊  
攻夏鎮至彭家口掠糧船四十餘艘阻絕運河侍郎  
陳道亨告急上命兵部議添兵防守時沙溝營把總  
姚文慶等集軍壯鄉勇擒賊十一人殺五十餘人奪

漕艘准兵又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山東一日  
二報捷賊奔滕縣與鄒縣賊會合攻曲阜領馬步萬  
餘擁至城下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極力捍禦殺賊甚  
眾賊不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復劫官營都司楊  
國盛大敗遊擊張榜等皆死之營內糧草火砲器刃  
俱被劫賊僭稱大乘興勝元年巢有十數兵十餘萬  
欲先取兗州次取濟南聲勢甚銳陳道亨疏請登萊  
兵防兗恐糧餉有失也 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  
人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賊



首于弘志立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于馬下餘賊披靡四散又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眾半朝利等退據白家屯掘深濠伐木爲寨以固守艾山賊趙大奉劉永明爲主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鄒滕賊共十七枝官兵攻破之獲永明臨州猶稱寡人云賊攻兗州先是趙彥親至兗州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總兵楊肇基至演武場聞兵賊眾進逼城下肇基迎敵都司楊國盛廖棟分擊殺賊千餘人賊回滕縣九月賊流

劫金山口徐州震動官軍復錫山賊始懼僞都督侯五僞總兵魏七等據城乞降去其幟而鴻儒同黨高向賓歐陽德鄧九敘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力守官兵分攻之趙彥下令鴻儒不出卽四面焚攻賊因縛鴻儒出降三道臣入城安撫軍民復滕城十月安插鄉民其二萬七千餘人收驟馬千匹神槍八百杆大砲二百六斧九十九餘弓刀亡筭十二月獻山東俘徐鴻儒等磔于市加趙彥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屬



甚衆更遲數日孰敢櫻其鋒者而好賢見鴻儒敗走  
薊州又挈家二十餘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吏科  
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  
請存恤修復孟氏墓廟上從之命官致祭

四年八月鄒縣賊餘黨因旱災復聚于泗州數百人  
劫掠兗州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署泗水縣  
事同知張景親詣其地安撫李守已等二十餘人誑  
爲鄉里凌偏願就招撫編入保甲始安

谷應泰曰慨自周之戒康刑措不用漢之文景

斷獄四百海內又安何其盛也其他致治之主  
非有外患則有內憂若夫火坑之寇旋即艾除  
飛燕之兵逾時解散此亂之小者也然而疥癬  
致患蜂蠆有毒兩葉不去芥柯是尋有國者可  
不慎乎明室數傳中外多盜憲武世神反者數  
起雖常命張敞于京兆遺虞誦于朝歌而沸釜  
游魚相隨斬馘然弄兵者疇非赤子蚕食者皆  
吾腹心止渴而進燒酒救疾而吞烏喙萑苻屢  
殄明祚不得長矣比及熹宗東省又起鄆人徐



鴻儒倡亂號白蓮教應之者深州王好賢號聞香教景州于弘志號棒樵會艾山劉永明號安民王而其餘四大金剛二十八宿莫不三方並起尅日興師猶之樊崇鼓亂而下江新市互有聲援張角煽妖而小方大方各推渠帥雖賊徒之故智亦奔命之深憂也然聞之孽不自生彘由人作考其時閹瑞擅政必外吏播虐苞苴在官必朘削在下俗敝則輕于爲非民貧則去而爲盜固然其無足怪而論者又云蓮社以梵教

而惑妖狐以吹火而興經營廿年盜亦有道豈足盡信哉乃若魯藩捐貲保城趙彥盡力掄捕而廖棟破之于武安楊國棟殲之于鉅鹿夏鎮告捷運艘復通滕縣旣恢鴻儒遂襟彼諸臣者雖非冀蓬之平渤海亂絲徐理抑亦廣漢之治三輔袍鼓不鳴矣然而莽蜂不懲亂令亟行黃巾旣叛仍行鉤黨之誅河朔初平更遣括田之使從此鴻蕪滿野蓂楚無家政散民流積薪蘊火人以爲潢池雲擾禍烈于懷宗予以爲東陵



伏莽蹂躪于熹廟也。後三年而餘孽聚泗州。又七年而李自成起。米脂明竟以亡。悲夫。

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第

男

際辰

訂

魏忠賢亂政

熹宗天啓元年秋八月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也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啗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擊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嘗與



年少賭博不警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游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寅入宮辦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媪客氏私卽所稱爲對食者然朝以待安又承事太孫多不取忠賢乘間亦通焉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發生子國興光宗踐祚

冊太孫爲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升遐東宮暫居慈慶給諫楊漣疏叅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遂與李選侍宮中李進忠爲一人外廷不知也忠賢深德朝結爲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卽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詈而囂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御榻前聽上令客氏久厭朝侵薄而喜忠賢慙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溢殺之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



患成焉。初帝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妄詰責。令其自新。忠賢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將甘心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卽欲起攘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曰：爾我比西李何如？勢在騎虎無貽後悔。西李者，李選侍也。忠賢遂嗾給事霍繼華劾之。又令劉朝田詔等上疏辨冤。客氏從中附和之。於是矯旨革安職，而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

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爲南海淨軍。勒令自裁。方光宗居青宮時，憂讒畏譏，幾三十年。安左右勤勞靡敢怠玩。光宗頗任用之。安素剛不肯順使於李選侍。劉朝、李進忠皆選侍私人，故以移宮恨安。至是安旣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闇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探上意爲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封奉聖夫人。命奉聖夫人客氏如皇祖戴聖夫人例，加其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御史劉蘭上言：皇上初登寶位，客



氏保護是賴今釐降之儀肇舉開雎之慶方新恩禮所加權勢歸之初上大婚禮成魏忠賢詹姪二人給事中程注周之綱亦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當濫予俱不聽九月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擇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魏忠賢侍衛有功命工部于陵工成叙錄御史王心一奏云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強入忠賢之勤勞於禮爲不順於事爲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怒責之冬十月降吏科給事中侯震揚於外初客氏已出宮

復召入震揚奏曰皇上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中涓羣小場竈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燒籠而媾曹節王甫之禍可爲寒心上怒降之時倪思蕙朱欽相馬鳴起王心一相繼疏劾皆降謫吏部尚書周嘉謨論救不報刑科給事中孫杰疏糾周嘉謨劉一燝謂統均仰輔臣之權輔臣奉王安之意中旨錯出致悞封疆嘉謨免一燝尋亦回籍二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疏糾大學士沈淮



使其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頓使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包藏禍心，上慰留淮而謫，世揚於外，初淮藉內監劉榮得通於忠賢，內操之議皆自淮導之。未幾刑部尚書王紀亦劾淮與客魏交通，彼此攻訐，忠賢矯旨削紀籍。夏五月，御史周宗建上言：近日朝廷處分章奏，外庭嘖嘖咸謂與變之中，莫可測識。論旨之下，有物焉，如魏忠賢者，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志慮，有何嘉謀？又曰：耳目嘖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廷

禮法之事，漸與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奏入咸爲宗建危之。秋八月，兵部給事中朱童蒙疏糾鄒元標、馮從吾、醵金講學比之妖賊，元標等致仕歸。冬十月，修撰文震盞上言：勤政講學之實，中云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疏入忤魏忠賢，不下。庶吉士鄭鄮復疏促之曰：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圖之美，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援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權璫場龜相顧太息，無可如



何矣。忠賢深惡之。承上觀劇。摘震孟疏中傀儡登場語。激怒上。時太僕寺卿滿朝薦亦言之。力俱謫歸。十二月命劣轉科。臣霍維華孫杰優陞京堂。顧秉謙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秋八月內官張守仁等索冬衣。譁於工部堂上。尚書鍾羽正致仕歸。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官禁。或云皇子生。震死焉。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

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標萬人。裹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于上幾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而絕。裕妃張氏方妊。膺冊封禮。客氏譖於上。絕飲食。閉禳道中。偶天雨。匍匐掬簷溜。數日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



成妃故鑿裕妃饑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爲宮人遷於乾西所皇后張氏素精明魏

悼之后方姓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

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四年春二月加錦衣衛田爾耕太子太保以其緝捕有功也爾耕尚書田樂之孫以軍功補廕錦衣附魏

忠賢遂得美擢三月刑科侍攬疏叅會都御史左

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詞引故內臣王安及中書

汪文言廕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戶五月以

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

疏叅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

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

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

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

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

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

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一月實天進御進藥之

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



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  
嗾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  
終加蟒玉，以贖其行，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也。王  
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  
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諂於堂，辱而  
迫之去，一則與沈濼交構，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時  
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  
思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  
辭以綱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於

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黜，陪貳致  
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  
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  
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  
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  
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  
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淫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謀之，  
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  
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如以有喜得封中外



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矯旨勸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以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於讐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犬馬。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

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於塗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詰勃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長卿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塚，托言



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曠。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置囚阱。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

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傳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襲王言。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罟設網。片語違忤。鴛帖立下。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傳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於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敵汪直之僭。恐者走語。



此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究之人。識者每爲寒心。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益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王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

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於肘腋。聞乎此。又寸鬱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旣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卽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邪。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



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皇上而止。知有忠賢。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人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遂令魏廣徵條旨。廣徵素固結忠賢。附為同姓。漣疏中復有

門生宰相語。廣徵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厥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乃下漣疏。切責不少貸。先是漣疏成。意欲於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洩。且害成也。遂循例封進。故忠賢得以彌縫。連愈憤激。冀補牘以伺對。伏忠賢聞之。阻得上下相疑。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極門。刀劍倍於往時。侍班官僚。更為嚴謹。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諸臣公憤愈甚。繼漣上疏者。摺至給事。阻長訓魏大中。許譽卿。劉茂傅。陳熙昌。周之綱。杜三英。



楊夢袞顧其仁胡永順朱大典陳奇瑜熊奮渭李精  
白孫紹沆陳維新楊維新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  
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環胡良機喻思洵林汝蓀  
胡士奇謝奇舉洪如鐘黃尊素梁元柱李光春張鏡  
翟學程劉之侍周汝弼李喬崙劉其忠宋政南科道  
徐憲卿趙應期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等卿寺  
朱欽相胡世賞吏部郎中鄒維漣撫寧侯朱國弼等  
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  
不聽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

及見楊漣參疏忽奮擊扼腕曰國家安危誠在此舉  
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爲言者節日出署合部院九卿  
諸大臣公疏以上凡干言指陳剴切疏入殿旨切責  
道亨嘆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闕耶乃具疏力辭而  
去屯田司郎中萬燦先授營繕司主事管寶源局  
疏請內監廢銅梓忠賢意至是燦復上疏曰忠賢原  
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  
以忠賢珠玉盈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  
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握定



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矯旨杖燬於午門外羣閹至燬寓粹之而出辱毆於道燬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先是御史林汝翥葉向高鄉人也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會翥巡城有火者曹大傳國興挾人命劫財闖於塗汝翥欲參之皆願受杖免參翥信其無他也卽杖之數日後萬燬禍作忽中旨逮汝翥廷杖汝翥懼出亡羣閹疑向高匿之百餘人

直入其寓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至七月林汝翥自詣遵化軍門獄蓋翥懼未受廷杖先殞命於中涓之私毆故逸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爲代題各道潘雲翼等既救不聽執前旨如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向高奏曰楊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舉朝闕然卽臣等亦被其指摘甚者疑其爲忠賢畫策當與焦芳同傳矣臣地居密勿不敢自同於廷臣卽受疑受謗情固甘之惟是皇上念忠賢則當求所



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賢之計、莫如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以釋中外之心、使天下曉然知忠賢之無他、其於轉禍爲福、直俄頃間耳、至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千之甲兵於宮廷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他日終屬隱憂、疏上、溫旨復悉數忠賢勸勞、責羣臣附和、詔錦衣衛杖汪文言革爲民、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初相時、猶可展布、自忠賢專擅、同官顧秉謙、魏廣微、希意阿旨、向高強半託籍、疏三十上、至是以御史林汝翥逸出、羣圍圍第、決

意、夫初廣微以已意用、墨筆點縉紳一冊、分差等、目爲邪人、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密達於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爲正人、以次黜用、至是向高去、秉謙居首揆、吏部謝陞起用至京、見時政日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規廣微中旨、大拂廣微之意、史記事黃汝亨各有書



以大義告廣微咸拒不納。八月署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學正王永興蔣紹燿學錄聶雲翔杜士基典簿萬民懋典籍陳烈公疏劾魏忠賢上不問毅中既與璫忤四疏請告亦不許。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叅貪污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勘。冬十月朔有事太廟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福受胙禮且告畢踉蹌入班拜跪吏科給事魏大中劾之

曰皇上升殿頒來歲之曆四方萬國誰不頻首奉行其矯命雄行獨奢安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爲焉不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其無禮於皇上亦已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骨留之廣微恨大中甚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微疏辨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悞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奠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尚可覩焉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補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



相待罪廣微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閤臣  
 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  
 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綠方今聖  
 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  
 慙每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  
 微當退請父書保其家聲毋備三窟與言官為難異  
 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 降吏科都給事  
 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  
 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大學士

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狼狽去國 削吏部左侍郎  
 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籍趙南  
 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代署西臺以楊漣代署俱  
 留中及會推冢宰漣以註籍不與其所會權喬允升  
 馮從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責之并責楊漣袁  
 化中一時盡去部署皆空 降御史房可壯三級吏  
 科許譽卿沈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降吏  
 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二級俱調外光前南人署二  
 旬因南星等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



爲苟免之計。是賣友也。賣友之人卽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冬十二月復逮汪文言。

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爲御史。呈秀爲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幣叩忠賢。願爲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日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罷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論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起

用阮大鍼十人。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

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侯汪文言逮。至鞫之。

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籍。工部主

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

龍。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大約誣以受熊廷弼賂。以

汪文言爲之證。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擅

改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五月上祭方澤。還

宮。卽幸西苑。時日已曛。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

甚。上獨與宦監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舟一璫。



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瑤俱墮水中二瑤死焉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 詔肅寧縣建坊賜勅旌獎魏忠賢并廢其名姪一人都督僉事 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仍命所司賚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土七千餘頃以佐縣官之急故下璽書美之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雄璉鄧漢虛化熬夏之令

王之案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畧曰移宮建議原爲立名躡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及結納權要濁亂朝政請劾法司研鞫已而忠賢矯旨仍命顯純訊之於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焉初文言再下詔獄銀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



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  
心任汝巧為之我豈受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賍  
文言蹶起曰天乎寃甚以此巖清廉之士有死不承  
六月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  
官軍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瑞幕青衣叩頭  
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  
等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 秋七月下楊  
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初獄  
上擬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 與謀謂不引入移

官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賊遂坐以受  
熊廷弼賄漣等不肯承而顯純筆楚甚酷無生理左  
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置鞫以斃之  
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即送法  
司或無死理於是糜焉承順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  
比時纍纍跪堦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柙則受棰  
弛鎖則受夾弛襖與夾則仍戴柙錄以受棍縛痛未  
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  
臥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 材官蔣應陽因熊廷



彌下獄代爲投揭白其寃時時入監左右之魏忠賢  
緝獲以其所携遼東圖畫指爲妖書以獻上命寘重  
辟加廕忠賢以羊酒銀幣賜之八月御史張綱上  
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  
國籍副都御史楊漣卒於獄漣身事三朝親受光  
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  
貫耳僅以血濺衣裊置棺中後櫬歸無塋地置於河  
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賊吏科  
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溥死之大中家徒四

壁卓然以名教自持熊楊之獄大中力言宜寘重辟  
諫草傳布而竟誣以熊楊賄賂坐贓死方溽暑殷雷  
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甚慘  
方被逮時其子學溥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  
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溥微服間行尾  
緹騎刺探起居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  
中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獄益危榜掠益毒度無生  
理欲擗登聞鼓上書自刎已而不果扶櫬歸朝夕號  
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決熊廷弼於市



錄事本末 卷之十一 十一  
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疏上魏廣微惡之。時有謂廣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爲閣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授旨於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官爲傷孝，垂簾爲阿黨，定策元勳爲居功，及再鞫改爲封疆，誣以賊，爲旨五日一比竟。

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密氏印文欽賜奉聖夫人。顧大章下獄。冬十月逮御史惠

世揚。夏之令於獄。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俱削籍。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懷賢以忠賢傾陷忠良，目擊不平時閱邸報見楊漣有二十四罪，疏擊節稱快。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卽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以幼忠賢還籍，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爲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凡對客及貽書親朋，輒寓感憤，義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卽逮之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氏以驚死。十一月以崔呈秀爲工部右侍郎，歲加魏



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爲殿工也呈秀初倚許秉彝  
通忠賢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  
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鑒等錄忠  
賢奉爲聖書一時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入  
告而追贓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天鑒錄首列  
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  
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沐李騰  
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  
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又列真心爲國不附

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  
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  
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同志錄者首列詞  
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  
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  
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煊張光前孫必  
顯汪如亨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  
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  
面郎君鄭鄭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



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  
行游大任鼓上皂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揚州知  
府劉鐸下獄僧本福携鐸贈三詩至京爲其語多譏  
刺遂逮之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守謙毆翰林丁乾  
學斃之乾學典試江西試策中引汪直劉瑾觸怒忠  
賢降級調外未及赴守謙與乾學有舊憾遂嗾忠賢  
使二十餘人擁入乾學寓矯稱有詔乾學俯伏就逮  
守謙偕諸人箠楚交下乾學創甚尋卒時科臣陳熙  
昌詞臣陳子壯亦以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

語亦削籍戊吏部尚書趙南星南星以忤沈一貫  
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  
柄用郊迎結歡南星益鄙之嘆曰吾入山三十年安  
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徵廣徵父魏允貞與  
南星善以父執自居廣徵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  
山西郭尚友誣其賊追論戊振武衛子清衛戍莊浪  
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卒於戍所

六年春正月削曹欽程籍爲民欽程以媚璫劾周宗  
建諸人稱忠賢爲父蠲秩太僕寺卿復與同黨不合



忠賢厭薄之遂責其敗羣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踉蹌而去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緝成書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南京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詔逮之時李實特印空疏遣人持至京奉忠賢忠賢令李朝欽李永貞屬草而命孫昇書之以上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獄宗建屢疏劾魏容魏少恨之先是爲曹欽程所誣逮至詔獄鞠時籬楚較衆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許顯純

罵之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蓋宗建前疏魏忠賢有目不識一丁語也卒斃於獄遼人武長合往來京師魏忠賢指爲間諜緝之以邀功竟誅之以獲武長春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世襲并賜養贍田七百頃忠賢用事獎勅約百道閣臣撰勅全倣曹操九錫文爲之先是掌詞禮秉筆者非公事不得出忠賢獨招搖畿輔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待於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間皆焚香插柳枝於戶又以輿夫遲駕四馬輿青蓋羽幢環遮夾擁疾於飛鳥



凡朝中草疏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卽百里外一日  
常出往返也章疏至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  
元雅涂文輔有關切者鈐以寸紙又捏一指甲重痕  
爲識永貞等以次朗誦而體乾爲疏其意肯焉左  
諭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魏忠賢忠  
賢啣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卽發及楊漣二  
十四罪疏昌期爲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  
向高以清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  
當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逐

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言  
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  
旨勒閑住忠賢嘗管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  
碑昌期曠目叱曰吾生平耻爲諛墓豈肯順旨耶  
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啗乎壽寧事可察也昌期大  
恚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忠賢聞之怒  
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爲許顯純所  
斃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  
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儒



日事亟方啓之、乃給家人令各自寢息、勿得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早世、儒黜尸寂無人聲、啓視之、留詩以寓意、亟走池中、出尸、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出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卽以女許配其孫、允紳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

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卽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卽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叅順昌、攀龍應昇、尊素宗建五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爲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



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牒。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懇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決。手擲銀鐙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於是市人頽佩。辜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開然而登叢

殿。緹騎立斃一人。諸司不復相顧。順昌徬徨立久之。無所屬。步詣府署。適緹騎之逮黃尊素於浙者。舟泊胥門。要挾需索。聞變。焚其舟。沉駕帖於河。緹騎皆泗水遁。不復往浙。時有謂順昌者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順昌嘆曰。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旻元克。以清君側之惡。手書別親友。以三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



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絕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釀金代其納贓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焉魏良卿請第宅朝房工部議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爲第宅之償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御史李應昇下獄忠賢擅權應昇草十六事欲上會楊漣先發遂易稿以奏忠賢切齒嗣後救萬璟有疏劾魏廣微有疏廣微見疏棄擲於地不食者二日欲廷杖之讀至異日何以見乃父於地下氣歎乃已方駕帖之至也應昇獨立

門側佇望使來一無他顧惟入慰父母云見此去或徼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令至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畧無抑鬱之色至獄亦拷死卒之前一日寄詩別親友遺書誡其子詩有云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聞者傷心焉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劉大受等籍御史黃尊素卒於獄卒前一日獄吏告尊素曰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公何語卽書以寄家尊素畧不及他事卽於三木上賦詩是夜卒五月



王恭厥災兵部尚書王永光請寬訟獄停工作慎票  
旨給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圖亦言之俱削籍未幾  
降勅獎忠賢撲滅雷火功從尚書薛貞之請也 六  
月命逮吳養春等養春歙縣人家世饒富祖守禮常  
輸邊二十一萬養春官中書有黃山收息不貲又准  
浙中鹽與從兄弟許訟置僕吳榮於獄榮脫入京訴  
於東廠誣其私占黃山歷年獲租稅六十餘萬金忠  
賢遂矯旨逮養春至京坐養春贓六十餘萬程慶庚  
贓十三萬六千其山場木植估價三十餘萬命官變

易之以助大工忠賢以能發奸剔弊歷錦衣衛指揮  
時養春等俱拷死工部遣主事呂下問至歙追產吳  
氏家已破其妻女俱自縊呂下問專召富家派買坐  
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下問遁聞忠賢復命太僕  
寺丞許志吉至歙續追志吉卽徽人其酷不減下問  
殺揚州知府劉鐸方鐸下獄時李承恩方震孺同  
繫獄鐸與二人相得甚洽會鐸以前詩乃歐陽暉所  
作事白得釋遂爲承恩行金救免爲張體乾所緝獲  
體乾心欲媚璫遂誣鐸與假官魯雲龍同謀倩道士



方景陽咀呪厥臣忠賢聞之怒甚即使谷應選逮景陽至榜掠數百景陽不勝楚誣服然景陽實未識鐸具獄時鐸亦不復與景陽面質獄成始擬戍既擬絞賢矯旨令從重擬是時景陽已斃於獄而刑部尚書薛貞承忠賢意竟擬斬決不待時跪上報可方貞再鞠時語鐸曰當今之時以已功名爲重耳他人生死何與已事鐸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之撲之二十未幾詔斬於西市并戮景陽屍浙江巡撫潘汝禎議爲忠賢建祠宇乞賜額之時汝

禎疏先至而巡按劉之侍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 僉都御史周起元下獄拷死 九月削廣西副使曹學佺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爲上公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尚書侍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官保進秩金幣有差馬嘉會崔呈秀蔭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蔭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加銜賜銀幣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傳



應星加太子太保李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  
四人升都督僉事各賜銀幣有差又勅賜魏忠賢庄  
田二千頃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  
酬眷至意蘇杭織造李實奏廠臣祠宇已建乞授  
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爲祝釐崇報上  
允之祠建於西湖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祠之中備  
極壯麗閣臣縉紳施鳳來撰記張璠圖書丹賜額曰  
普德子衿徵有反屠者則守祠之豎叢殿之蘇州立  
普惠祠松江立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也

淮安立瞻德祠楊州立活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按  
宋楨模許其孝也蘆溝橋立隆恩祠者工部郎中曾  
國禎也崇文門內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  
順天府通判孫如列府尹李春茂巡撫劉詔巡按卓  
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褒勳  
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李燦然黃憲卿并漕運郭尚  
友也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  
奇謨守道周鏘也山西立報功祠者巡撫牟志夔曹  
爾楨巡按劉弘光也大同立嘉德祠者巡撫王黶巡



按張素養汪裕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按李嵩也湖  
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臯謨也四川房  
山立顯德祠者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宗聖也陝西立  
祝恩祠者巡撫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也徽州立  
崇德祠者知府頡鵬也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內監  
李明道也通州立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  
閔鳴泰也密雲立崇功祠者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  
也林衙署中立永愛祠者庶吉士李若琳也嘉蔬署  
中立洽恩祠良牧署中立存仁祠者上林監丞張永

中也福建則絕未有請江西亦最後明年六月內方  
題建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按劉述祖也各曲  
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  
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爲之眼耳口  
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  
之衣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  
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  
稱冠焉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 蕪州道胡士容下  
獄士容任蕪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妾弟蕭惟中



宋珏等爲守備私人鄭冲宇等爲中軍不從且置之  
法欲建祠於薊州士容又勿聽遂激忠賢怒矯旨逮  
之許顯純拷掠最毒幾斃大學士顧秉謙回籍  
冬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國紀怙惡不悛上  
下旨切責國紀后父也后賢明容氏忌之誣稱后非  
國紀女幾搖天聽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孟環論之  
志選跪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上一口  
幸后宫顧見几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  
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御殿搜

得之懷刃上天驚送厥衛忠賢乃誣后父國紀謀立  
信王爲不軌欲興大獄謀之王體乾曰王上凡事憤  
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  
懼乃亟殺之以滅口事得寢

七年春正月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部主事于志舒  
懷來兵備丘志充籍命錦衣衛逮志充同上林監署  
丞王家棟下獄家棟以太醫院醫士授署丞出入崔  
呈秀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托家棟通賄呈秀得除  
吏部而懷來兵備丘志充亦與棟有交囑棟營求呈



秀謀升太僕寺卿棟暮夜携賂呈秀適遇殿中旂尉獲之棟窘甚往呈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忠賢疏發其事而思誠實不知也因削籍魏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忠勇營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又命司禮監孫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凡司道以下俱行屬吏禮李明道至淮以淮安道楊廷槐不廷跪參論削籍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

鄭鄭籍擬孫文豸顧同寅罪斬文豸仁錫戚也嘗作策論嘲時忠賢知之因誣文豸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一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災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寧國勅怒愈甚遂命許顯純擬文豸獄詞連仁錫等因削職追奪誥命夏四月遵化道耿如杞下獄時劉詔巡撫順天行縣至肅寧叩首於忠賢家及謁祠見忠賢像卽行五拜三叩頭因創立生祠諭意於如杞不



應祠成又欲率如杞往拜如杞半揖而出事聞忠賢怒令詔疏劾之疏連入而加杞下獄遣三王之國忠賢包藏禍心故有是遣五月監生陸萬齡請建

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秋七月以邊功加恩魏忠賢三等廢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世襲王體乾等各有差旣而以厥臣安攘天下封魏鵬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襲伯魯錦衣衛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

安侯時良棟僅三歲鵬翼二歲世襲賜奉聖夫人容

氏金幣加恩三等廢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以

田吉為兵部尚書霍維華總督勦遷袁崇煥不為魏

忠賢所喜邊功不叙恩廢維華請以已廢讓之上下

旨切責初維華內弟陸蓋為午門瑞得通於忠賢

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以秬穠諸米淘淨入木甌

蒸之甌中底安長頸大口以銀瓶一米漸添漸熟水

漸熟漸易不數易而甌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精也

上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及上不豫忠賢歸罪



於此因恚維華維華又偵知上彌留遂先與忠賢說  
八月以崔呈秀爲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  
兼左都御史奪情視事從來九卿未有兼官如呈秀  
者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銜及晉司馬尚如故  
既竊兵柄復擅紀綱奪情視事不用綴墨上不豫  
禮部頒爵賞列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卽帝上賓之日  
也二十二日乙卯上崩初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  
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爲托及委用忠  
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時羣臣俱在宮

聞訃恐入朝之時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  
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旣改服又言未成  
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詠宦  
者乃得入旣哭大行皇帝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  
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  
羣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  
獨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  
丁巳信王卽皇帝位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  
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國子司業朱之俊



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命下獄  
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  
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  
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死給太師寧國公魏良  
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券巡撫江西僉都御史  
楊那憲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不許冬  
十月巡撫登萊孫國楨報宣川之捷叙及厥臣論賞  
廕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  
知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辨求

之次日百官哭臨忽隆道閣前有數小內臣招呼兵  
部尚書崔家羣臣錯愕所言公當公言之豈呈秀所  
得私耶臣言及此不寒而栗又云祖制不許上言大  
臣德政何況內臣語頗侵忠賢工部主事陸澄源  
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  
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稱功頌德爲事厥臣魏忠  
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  
列三等也外廷奏疏不敢名書姓盡廢君前臣名之  
禮釐祝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習漸衰莫此爲



甚。兵部主事錢元懋上言。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與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郡塢自固。廣開告訐。誅劔士類。幾如節甫之鈞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使先帝而早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卽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

家無尾大之患。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自宜褫革。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煨煉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畊。寧國契友之門太始。凡爲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而奸黨肅清矣。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厥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茂后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折逆奸。遂遭羅織。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祗膺薄懲。



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刀禁中。深可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養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士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王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上公之爵。覲不知省。曰邀邊功。遼左用兵以來。墮

名城殺大帥。而膏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記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褻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俱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寧國公魏良卿。攻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於虜陽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黨。與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澄源。錢元懋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



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爲後勁。應元果爲間。至是謫忠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掄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

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姪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莫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沈衣局。掠死子侯國興。下獄。良卿國興俱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戍。光先璠客氏之兄子。六奇忠賢之婿也。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忠賢晤客氏。必屏官人密語。移時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周



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造意也天啓初矯旨慰留客氏皆體乾爲之客氏在宮中乘小輪內官負之如妃嬪禮儼然自視爲上八母之一誕日上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資無限中官皇貴妃迥不及也客氏往私室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倩粧乘輿由嘉德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呼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然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都人士所罕見也其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太

千歲之聲喧闐震天各以銀幣犒答之欽賜金幣無筭每日三時輟御前膳以賜絡繹不絕在外或任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忠賢亦有私第與客氏居斜對不遠先是熹宗崩上准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良卿謹慎稍善言詞國興昏愚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俱駢首受戮嬰孩赴市有盹睡未醒者天下以爲慘毒之報無不快之給事中許可徵劾崔



呈秀下吏部勘處都給事中吳鴻業論吏部尚書周  
應秋南京兵部右侍郎潘如禎及呈秀子倅舉呈秀  
歸薊州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一卮卽擲壤之  
飲已自經其子鐸覆試僅搆二義削籍戍邊廷議呈  
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暴其罪於天下 河南道  
御史倪文煥吏部郎中周良材工部尚書吳淳夫吏  
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田吉太僕寺卿白官始尚  
寶司卿魏撫民並劾免 東廠太監張楷乾漕運太  
監李明道崔文昇免 復先帝成妣李氏裕如張氏

封號右都督張國紀爵

釋薊鎮兵備道耿如祀於

獄復其官

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削籍

復撫

寧侯朱國弼俸

復故太監王安官予祭塋立祠愍

勞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徐文輔司香鳳陽

尚書楊夢寰孫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龍免

戶部

員外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

龍倪文煥爲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

崔應元爲五彪命削爾耕籍籍其家爾耕貪婪好羅

織諸臣榜掠慘毒皆爾耕爲之

御史楊維垣參太



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御史卓邁亦言永貞習於文字其惡過於忠賢遂下永貞獄戎顯陵初永貞辭任聞忠賢敗其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危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永貞知之卽逝久而獲之赴戍所十二月監生王之鼎劾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於理初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楨當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亟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者

法司引臥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等各上疏辨言忠賢碑文使其食客游士自爲之至於取旨褒贊則文書官稱上命擬票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忠賢不惟視臣等去就輕卽視臣等死生亦輕不得已徘徊其門與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區區之心耳鳳來疏中並引及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答之太常寺卿阮大鍼論魏忠賢之罪且辨要典勒入臣名釋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卹工部郎中萬燦定逆案



先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時呈秀已伏法夔龍淳  
夫文煥吉追賊遣戍爾耕顯純死應元雲鶴寰戍邊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召前兵部尚書霍維華維華  
辭勅命且述忤璫始末薦周道登郭鞏不允辭法  
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  
秀於薊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  
快之阮大鍼請合計先朝奸狀畧曰汪文言以後  
州庫吏迺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  
紛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

力爭汪文言等喉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繼春  
削職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  
熊廷弼復任經畧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  
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閹效之  
逐戚畹撼中官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時逆黨次第  
伏法二月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賊戶部尚書曹  
爾楨免爾楨撫山西祠魏忠賢明年追論削籍御  
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少卿梁慶環  
順天巡撫劉詔媚璫俱逮之下太監李永貞劉若



愚李實於獄永貞扭通文墨爲司禮監秉筆導虐李實往蘇松織造誣陷周起元周順昌等若愚博洽典故永貞每諮問之俱爲言官所劾尋誅李永貞共籍銀二十七萬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五月兵部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維華狡人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躡致尚書無叙不及有資必加卽維華難以自解乞褫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尋免官

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鄒胤旌劾維垣爲逆璫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爲功沾名反覆故有是命光祿寺卿阮大鍼免大鍼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四年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鍼廷議以大鍼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鍼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太僕寺少卿李蕃相繼免魯生當魏忠賢時迎合中旨倡爲執中之說李蕃督學建忠賢祠至是給事中顏繼祖御史王之朝劾罷之魯生



蕃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號三李。謠曰官要起問三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先是繼春首爭移宮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官。上嗣位踰月。繼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粘權流毒狀。累遣內臺。至是劉新埭劾其變詐。明年削籍。編修倪元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媚璫。奪恩廕。廣微尋削籍。上曰。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授逆璫。毒遍海內。實為禍首。其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不忠之戒。六月。前吏部尚書周應秋。戶部尚書黃運泰。兵

部尚書閻鳴泰。太僕寺卿郭興治。御史卓邁。並削籍。南京兵部尚書范濟世免。以言官劾其媚璫也。大學士楊景辰新被命。亦以豫修要典罷。誅前提督巡捕營張體乾。各應選。八月。前兵部尚書邵輔忠。戶部尚書李燾。白黃憲。卿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微時。怨族人及登第。因詰奏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九月。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呂純如免。二年春正月。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定逆案。



諭以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置并雖未頌福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初適璫既伏法上欲因莖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禁錮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進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爲題皆書列入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內臣同惡亦當人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持畏任怨耳闕日召閣臣指黃祇所封章疏疊疊示

閣臣曰此皆璫實跡也宜一一披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輔導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王冰光問之以吏部止諸考功不習刑名對乃召喬允升曹干沐參定之二月壬子召廷臣於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圖善書爲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上曰唯反覆故爲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



九人案列無遺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  
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  
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近侍提督操江都御  
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  
等十一人逆孽軍犯東卒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詔  
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  
配贖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額照不謹例  
冠帶閑任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谷應泰曰魏忠賢者河間惡少肅寧醜類榜蒲

坐困腐身自媒斯固以力銘之克殘與鼎俎之  
拾藩者也遂乃潛事皇孫惟供刀七玄宗猶邸  
力士傾心肅帝東宮輔國稱職攀鱗附翼有自  
來爾乃熹宗之初御忠賢輒伺嚙笑欲攬太阿  
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倖取政之姿為洽比對食  
之舉於是勢同羶附情耽晏私王聖寵而京閭  
煽孽趙媼尊而甫節熾禍女子小人朋淫於國  
矣乃王安者名在闔餘職邀顧命郭耽清謹不  
事威權呂強剛直終昭刑戮蓋自安死而忠賢



愈肆滔天益無顧忌。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此左棺有回天之名。令夜有阿父之號也。乃若釁開宗社毒流緇紳誣織封疆飛文宮禁威明。豈貨羣羌乃輸左枝張儉詎危社稷更煩北寺。耶泊乎文言冤獄徧染清流楊漣左光斗等並繫銀鐺魏大中周順昌等同嬰桎梏正如朱並所告二十四人李膺所坐六百餘士雖夕陽亭下震醜何辭首陽山前滂屍不愧而田爾耕三木橫加許顯純五毒刑至乳虎乍逢盡灑畏弘。

之血蒼鷹所擊皆含朴伯之冤是則拊髀之憤。原不馮生而破柱之風猶能爲厲矣倘非金閭告變佩韋倡怒殺詔使於厠上沉駕帖於河中。則懸金之募沉命還多小蔓之拔囊頭未已也。又若中外戚屬濫賜褒封呈秀淳夫具邀顯秩。五人同貴首自單超一子爲侯咸尊馬惠而伯榮出入宮掖張朔貪橫對王又有光和太尉承。聖內官延光司空徧徵親故此所謂蹶馬番徒。倡予和汝者也尤可異者祠宇徧天下俎豆及。



學官賢非荀勗乃祀安陽學異荆公敢配孔子  
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趨勢利者鴻都門下也至  
操兵禁禦將衷甲於桃園蓄孕閨房欲繼牛於  
典午又且遣王郡國遠徙扶蘇危后中宮謀誅  
伏氏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况大行當燬几  
之日多官邀橫拜之恩弓裘不御鬼蜮仍多城  
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與北軍  
猶豫無成而信邸英開神明獨運雲龍初入方  
深斷仗之憂江陵收璽漸除徐傳之黨迨至卓

臍燃京莽頭傳宛而人心始快國紀肅焉嗚呼  
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玄黃溷淆朋徒  
互揣至此則鉤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誦事  
發始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祐之正身  
雖蕩滅名義所從判爾



